新课标新教材背景下美术学科教学目标设计的逻辑嬗变与对策探讨

⊙ 梁旭辉，颜文珊

摘　要　教学目标是教学设计的基础，决定教学设计的质量与成效。在义务教育新课标新教材全面实施的背景下，教学目标正在转型，但如何因应新背景进行教学目标设计，需要观念和方法的全面转换和更新。本文探究了美术教学目标设计“从知识本位到素养本位、从教师主导到学生主体、从线性割裂到整合闭环”的嬗变路径，尝试从问题梳理、应对策略和案例示范等方面，分析教学目标的逻辑转变以及解决方法，为美术教学目标设计提供方向，以期推动美术学科教学的发展。

关键词　新课标；新教材；美术学科；美术教学；教学目标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指出：“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引导学生明确人生发展方向，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1]这意味着核心素养时代的到来。新课标将“三维目标”进一步延展成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个核心素养。由于教学目标转型尚未完全成熟，新课标的实践会出现许多易忽略、易犯错的问题。新教材的编写以单元课程为主，进一步明确新课标背景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本文以新课标新教材为出发点，探讨教学目标的逻辑嬗变以及应对策略。

一、新时代美育改革的现实背景与价值导向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2]，意见要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做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其中，在不断完善课程教材体系方面，该文件着重强调要科学定位课程目标，完善“艺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艺术审美体验＋艺术专项特长”模式，丰富艺术实践活动。这些改革要求都是设计教学目标的要求与依据。美育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育人功能，它旨在提升人们认识美、欣赏美、理解美、创造美的能力。依托对中华优秀艺术作品的深层认知，青年可以形成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新时代的教育变革对美术教育提出了迫切诉求，并赋予了美术教育工作者全新的时代使命。在课程标准与教材体系的协同驱动下，教师需依托真实教学情境，深度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这些政策要求的背后，隐含着美术教学目标设计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从教师主导向学生主体、从线性割裂向整合闭环转变的内在逻辑。

二、美术学科教学误区与现存问题

（一）混淆核心素养与教学目标

新课标指出，义务教育阶段艺术课程要培养学

生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大核心素养。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实施的方向和预期达到的结果，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核心素养不等于教学目标，教学目标设计是教学设计的核心，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因此，教师设计好教学目标是核心素养培育的出发点。目前，部分教师忽视了核心素养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关联性、融合性。但其实，两者具有本质区别，核心素养更具内在性和终极性，教学目标具有外显性和基础性，两者不能对等更不能混淆使用。这种现象反映了教学目标设计中“知识本位”的旧逻辑，即仍以知识点掌握为中心，而非以素养整合为目标。

（二）忽略实践性与可操作性

新课标强调艺术课程的实践性，其中“重视艺术体验”理念明确提出：“强调艺术课程的实践导向，使学生在以艺术体验为核心的多样化实践中，提高艺术素养和创造能力。”这意味着教学目标不能停留于认知层面的陈述，而应包含可执行的学习任务，成为驱动学生知识技能运用的动力，体现“以用带学”。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许多教学目标恰恰忽略了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具体表现为三种典型现象：第一，目标表述停留在“了解”“知道”“理解”等认知层面，只描述学生应“知道什么”，不说明学生能“做什么”；第二，目标表述抽象笼统，缺乏可观察、可检测的行为标准，如“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这类既无法指导教学活动，也无法作为评价依据的表述；第三，目标只描述教师的教学行为或内容范围，如“介绍三庭五眼的比例关系”，学生学完后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均未体现。上述现象的共性后果在于：教学目标无法转化为具体的学习任务，学生在课堂上缺少明确的实践指向，教师也无法依据目标判断学生是否达成。目标与教学、评价之间出现脱节，目标的“可操作性”被架空。这本质上仍是“知识本位”旧有逻辑的延续，目标只关注知识点的罗列与覆盖，而未转向学生素养形成所需要的实践过程与可检测的学习成果。

（三）错判目标行为主体

教学过程涉及教师与学生两大主体。传统教学偏重于教师单方面的知识输出，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教师主导性远大于学生主体性。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学生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教师则应承担学习活动的设计者、观察者、促进者、指导者乃至学习者的多元角色，深入参与课程，与学生共同学习，并在教学过程中持续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实现师生共同成长。然而，在当前教学目标的设计中仍存在“让学生了解”“让学生知道”“指导、提升学生”等以教师为主体的表述，而“学生能学会”“学生能感受”“学生能体验”等体现学生主体的表述未提及。这表明，部分教学目标尚未完成从“教师主导”到“学生主体”的表述转型，仍沿用传统的教学逻辑。

（四）割裂教学评一体化

崔允漷指出：“课程思维构建的历程中需要将关注的焦点聚焦于目标统领下的教学、学习、评价等一系列活动。”[3] 教学评一体化能使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学习和评价相互促进，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在实践操作中，部分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按照惯性仍然只注重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将评价活动抛之脑后，教与学、教与评、学与评的循环模式被割裂。这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线性割裂”旧逻辑的影响，缺乏教学评一体化的闭环意识。

通过前述的分析可以看到，新课标新教材背景下，美术教学目标设计已经从掌握知识与技能的知识本位转向形成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的素养本位的目标取向；从教会学生什么的教师主导转向学生能做什么、理解什么的学生主体取向；从三维目标并列的线性割裂转向追求教学评一体化和KUD整合的目标结构的闭环整合取向，形成“三维逻辑嬗变模型”，如表1所示。

表1 三维逻辑嬗变模型

嬗变维度	旧逻辑	新逻辑
目标取向	知识本位（掌握知识与技能）	素养本位（形成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的能力）
目标主体	教师主导（教会学生什么）	学生主体（学生能做什么、理解什么）
目标结构	线性割裂（三维目标并列）	整合闭环（教学评一体化）

三、美术学科教学的理论基础

（一）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过程中人的因素，要求教师把学生视为学习活动的主体，相信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学习潜能；为学生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和谐的情境下学生才会主动有效地全身心投入学习；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与创造力，注重学生综合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变动。

可以看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在教育实践中倡导以学生经验为中心的“有意义的自由学习”，将教学活动重心从教师引向学生，也给教学目标带来一定的启发。这一理论为教学目标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主体”提供了心理学依据。

（二）多元智力理论

多元智力理论认为，人的智能是多元化而非单一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智能优势组合。多元智力理论指出，传统教育只重视课堂学习而忽视了社会实践；否定了单纯用笔试的方式区分儿童智力的高低；要重视除了语言和数学逻辑智能外的音乐、美术等其他方面的特长；教师要树立正确乐观的教学观以及多元化、情景化的评价观。多元智力理论的创新在于突破了传统单一的智力范畴，引发人们对人才培养、智力开发、教育评价等方面的思考，在制订教学计划时也要考虑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学目标也是如此。这一理论不仅支持教学从“知识本位”走向“素养本位”，也为后续“KUD”模式中“能做（D）”的多样化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新课标新教材背景下美术学科教学策略

（一）精读新课标，更具学理性

新课标在继承以往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加入了时代要求和特点，为教学目标的设计提供了权威的理论支撑，是教师进行教学设计的根本遵循。义务教育阶段将美术学科划入了艺术课程范畴，自上而下逻辑清晰、框架明确，总目标、学段要求、课程内容、实践活动、学习任务等层层递进。

其中，四个艺术实践、十六项学习内容、四个学段、二十个学习任务环环相扣，共同组成美术课程结构。除此之外，“美术学业质量描述”为教学评价提供依据，能更好地促进建设教学评一体化模式。学习任务、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就是学生的学习目标依据，教学策略建议、情境素材建议、学习活动建议就是教师的教学目标依据。同时，上述内容也可作为后续教学评价的参考。这对应了模型中“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逻辑转变。

（二）转换新视角，教以学为先

教师需要摒弃传统的教学理念，建构起教师引领方向、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过程。教师应摒弃以往自己该教什么、准备哪些材料等以教师为中心的想法，在设计教学目标时避免出现“教会学生……”“培养学生……”“激发学生……”等可能造成目标主体错位的词语，应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学生想要学到什么，尽量以“学生能……”“学生会……”等话语表述。核心素养强调与学生实际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要求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经验和学习需要，新教材也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学习心理活动、学习过程体验、学习成效如何，无不体现以学生为主的教育目的。这对应了模型中从“教师主导”向“学生主体”的逻辑转变。

（三）把握新学情，难易需适中

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特征不同，要尊重个体差异。新课标对各学段学习任务有了更精确的划分，学业质量描述根据学段进行划分，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忽视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已有的知识经验、生活经历、学习风格、知识迁移等，需要针对各种情况合理设计教学目标，精准界定难度，寻找合适的切入点。

因此，教师应形成体现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进一步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逻辑，实现对学生差异性的尊重。

（四）解构新教材，细化新知识

新教材的出现，标志着大单元课程教学的正式实施。作为新课标理念的具体化载体，新教材里的一词一句都需做到透彻理解、细致揣摩与精准把握。新教材一个单元设计一个大主题，每个单元三个课时左右进行编排，每个单元由大观念统领，每个课时各有一个基本问题作为该课时的主要任务，还有其他小标题、思考交流、学习活动、评价等。教师要利用教材给出

的问题、活动、案例，思考知识重难点和任务驱动力，贯通教材以外的教学资源，精心筛选、合理使用，使教学目标更具侧重点。

例如，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要把教材看作是学材，站在学生的角度看问题，贴近学生实际情况，同时要将“教学内容”转变为“学习内容”，将教材及教学资源进行深度理解、认真规划、逻辑建构，形成贴合本地区学生学习需要和素养发展的学习素材。这样能更好地将教材及教学资源进行深度理解、认真规划，教学目标更加富有逻辑，更易落到实处，形成贴合学生学习需要和核心素养发展的教学计划。这种方式也为从“线性割裂”向“整合闭环”转变的策略提供了内容组织上的支撑。

（五）逆向设计，评价先行

逆向设计由美国学者威金斯和麦克泰格提出，其教学设计思考方向为“先结果，后方法”，被称为“逆向”教学设计。教师应先明确预期的教学结果，再确定合适的评估证据，最后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通过逆向思维来优化教学，确保教学评一体化。

例如，明确预期结果即学生应该知道什么、理解什么、做到什么；确定评估证据即哪些证据能帮助教师检测学生学习效果；制订学习计划即学生需要哪些知识、技能、活动等来达到预期结果。这种前置性操作突破了以往教学以教师为主的模式，转换为思考学生需要什么，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道为什么学、学什么、学得怎么样。上海师范大学王大根在《中小学美术教学论》中提供的逆向设计的教学设计模板可以用来借鉴和参考，如表 2 所示。这正是从“线性割裂”向“整合闭环”在教学设计程序上的典型体现。

五、“KUD”教学范式：教学目标设计的操作化路径

本研究构建了“KUD”范式，“KUD”即学生将知道什么、学生将理解什么、学生将能做什么，是由美国埃里克森等学者在《以概念为本的课程与教学》中提出的“概念为本”的课程与教学模式。“KUD”范式正是本研究提出的三维逻辑嬗变模型在教学设计中的具体操作化。这种模式与当今大单元教学相匹配，

表 2 《敦煌壁画九色鹿》单元设计案例

主题一：向心而生 向善而形	
学生将知道	画面构图叙事、主题思想表达的作用
学生将理解	画面构图叙事、主题思想表达的作用
学生将能做	学生通过解析画面后，能运用构图方法创作叙事画面

主题二：见善则迁 有过则改	
学生将知道	两次出现的国王艺术形象，传递了不一样的情感和品质； 艺术形象的外部形态与内涵的关联性
学生将理解	比例、动态、微表情、地位、品质、构图、位置关系、空间关系的塑造，是为了凸显国王的地位、内心活动、情感变化、品质； 国王的艺术形象传递的精神品质
学生将能做	采用描述、分析、判断、评价四步法识读国王的形象，体会国王的艺术性，形成新的审美判断和文化理解； 借助国王的艺术形象，反观生活中自己的样子即经历

主题三：置陈布势 扬善抑恶	
学生将知道	画作通过经营位置，传递情感； 画师通过不同形式的节奏对跌宕起伏的故事进行了表达
学生将理解	九色鹿壁画在跳跃的叙事情节、画面图像的冲突、图文安排、图像动态等方面，呈现出节奏感； 九色鹿壁画在置陈布势中传递的情感
学生将能做	采用描述、分析、判断、评价的四步法识读壁画的节奏，体会并表达壁画的形式美； 能够将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关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向善而行

能给教师的教学目标设计提供清晰、明确的指向。

其中，知道（K）指向事实性知识，理解（U）指向概念性知识，能做（D）指向技能。值得注意的是，“K”“U”“D”之间没有特别严谨的逻辑先后顺序，“K”“D”可以看作知识与技能，两者在新课标中可以找到依据；“U”可以看作大观念、大概念，需要学生将知识与技能在头脑中结合并进行迁移，形成更高、更深的概念性理解。

“KUD”范式串联起教学评一体化的整合闭环，三者共同支撑起从旧逻辑到新逻辑的完整转变。“KUD”模式将零散的知识整合起来，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当然，教师在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理念的同时需要进行本土化研究和判断，促进美术教育蓬勃发展。

六、结语

随着核心素养导向下新课标与新教材的深入推进，美术学科的教学目标经历了深刻的逻辑嬗变。本文所建构的“三维逻辑嬗变模型”，为这一范式转型提供了具备可操作性的理论框架。面向全面的核心素养育人目标，教师亟须实现教育观念的革新，创设真实情境教学，落实“教学评”一体化设计，从而培育具备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未来社会人才。

（梁旭辉，重庆市第一中学校，重庆 400030；颜文珊，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中学，四川 乐山 614000）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 [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N]. 人民日报，2020-10-16（4）.
[3] 崔允漷 . 教—学—评一致性：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之关键 [J]. 内蒙古教育，2025（9）：21-29.

Logical Evolu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eaching Objective Design in Art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New Textbooks

⊙ LIANG Xuhui[1], YAN Wenshan[2] (1. Chongqing No. 1 Secondary School, Chongqing 400030; 2. Sichuan Leshan Wutongqiao Middle School, Leshan, Sichuan 614000)

Abstract Teaching objectives anchor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determine its qualit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New Textbooks, objective design must shift both conceptu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The research traces the evolutionary pathway of art education objective design—from knowledge-based to competency-based orientation, from teacher-dominated to student-centered approaches, and from linear fragmentation to integrated closed-loop systems. Through problem identification, response strategies and case demonstrations, it analyzes the 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s practical solutions, aiming to guide art teaching objective design and advance the discipline's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New Textbooks; art subject; art teaching; teaching objectives